

对谈录

#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交响曲走过了怎样的路

交响曲历来被看作是音乐殿堂中的器乐皇冠，因为这一体裁往往承载着历史的文脉、时代的命题和民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交响曲创作业绩最丰厚的40年。活跃、多元的社会环境与艺术氛围，极大地激发了作曲家的创造力，从而涌现出朱践耳、王西麟、鲍元恺、叶小纲等展现华夏气派与实力的中国交响曲创作群体。

中国作曲家背靠中国文化与经验，大胆吸收外来观念与技法，最终创造了值得关注和让人尊敬的新时代交响曲作品。这些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反映中国追求，同时又具有世界高度。

中国交响曲依然走在路上。

音乐界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交响曲做出系统梳理和有信服力的价值判断。社会、院团和媒体等方面也需进一步提供平台和窗口，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交响曲为听众所知晓，并走向世界。

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今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系列讲座，其中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为题对中国交响曲近4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进行总体梳理和评价。就此话题，记者特地走访了杨燕迪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本报记者 姜方

记者：交响曲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具有怎样的文化定位？中国的交响曲在改革开放以前，大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燕迪：在所有音乐品种中，交响曲编制庞大、结构复杂、形式要求艰深、思想内涵深刻，成为大型器乐作品的最高体裁。和一般意义上的“交响乐”不同，“交响曲”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多乐章；使用满编制的大型管弦乐队；具有充分、多维的乐思展现和完整、匀称而首尾贯通的结构组织等。西方交响曲的发展历史中，涌现了古典、浪漫、民族乐派的强大传统与杰出成就，这对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既是激励也是挑战。自20世纪以来，德奥的强势交响曲传统趋于衰落，英美等原先交响曲的“边缘”国度有所起色，而苏联则在20世纪交响曲创作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交响曲的发展轨迹和西方完全不同，属于20世纪以来西东渐的产物。就多乐章、大型管弦乐队的交响曲而论，中国最早的作品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初，江文也、冼星海、马思聪写出了第一批具有“开拓”性质的交响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欣欣向荣的新中国交响乐初创时代，除刘铁山与茅沅的《瑶族舞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何占豪与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脍炙人口的交响乐作品之外，还涌现出一些“革命历史题材交响曲”作品。如王云阶《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李焕之《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丁善德《长征交响曲》、陈培勋《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等，表现明确的宏大主题，吸收中国自身的民间音调，艺术倾向上较为靠近西方的民族乐派路线，但回避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交响曲的“民族风格”的探索和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新篇章，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交响曲也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

杨燕迪：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作曲家们一方面接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线索，另一方面接受外来的多元影响，尤其是现代派的理



▲“英雄的诗篇”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2015年9月28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演出结束后，年逾九旬的朱践耳先生出人意料地登上舞台，与指挥陈燮阳握手，接受全场观众致敬。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由陈燮阳执棒上交演绎的《朱践耳交响曲集》唱片封面。（资料图片）



图①：1962年5月，黄韵钧执棒上交完成丁善德《长征交响曲》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图为1964年版《长征交响曲》总谱。（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图②：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是上世纪80年代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以抒情、明亮、开阔、舒展为特色，可听性较强，专业技术全面。（资料图片）

念和技法。他们克服原来较为表面化、图解式的创作手法，尊重交响曲本身的体裁要求和艺术规律，力图写出真正具有分量和思想深度的艺术作品。在艺术上，作曲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五声性旋律与和声等角度来追求中国的民族性，而是从更多维、深刻和复杂的角度来探索交响曲的“民族风格”；他们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潮流，从而逐步破除禁忌，大胆借鉴外来营养，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和技法，在各种争论中寻找自己的方位和方向。

如作为当时新潮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叶小纲，在他迎来而立之年的1985年，完成了为女高音、男中音与交响乐队而作的《第二交响曲——地平线》。作曲家在飞机上从高空向下俯视图，发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竟变成了一条线；起伏的山川、坎坷的道路、翻滚的雷暴，全都融化在了无边无际的地平线中。这是一种对开阔、辽远境界的生命感受，而该交响曲的音乐素材主要来自藏族的神舞和音调，主题旋律大气而朴素，并运用多调性的现代技法深化对民间材料的处理，使作品呈现出更强烈的恢弘效果。1986年，叶小纲的同班同学瞿小松也写下了他的《第一交响曲》，该作获得1986年“中国唱片奖”交响乐作品一等奖。作品不再以如歌的旋律为上，而是以复杂的音响、织体和力度变化为其旨趣，表达年轻人特有的困惑和渴望，获得音乐界的良好好评。

可以说，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灼热和活跃气氛中，中国交响曲开启了新的腾飞征程。老一辈作曲家迎来“新春”，中年一代的作曲家开始收获果实，而青年一代的作曲家则迅速崛起。

记者：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交响曲创作中，有哪些标志性人物？朱践耳先生肯定是其中之一。

一生的阅历和功力于其中。朱践耳写了十部交响曲大作和一首《小交响曲》。这11部交响曲体现了朱践耳的文化思索和音乐探索，从反思历史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到进行前卫技法试验的《第四交响曲》；从汲取原生态民间素材的《第六交响曲》，到探寻古老东方传统智慧的《第七交响曲》；从反观自我的《第八交响曲》，最终落于弘扬中国士人独立人格的《第十交响曲》。

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经过近十年的酝酿后，在1986年成功上演，引发音乐界的强烈反响，次年《第二交响曲》完成，这两部作品反思历史、剖析人性、叩问心灵，具有极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和哲理深度。《第八交响曲》则是奇特的“二人交响曲”，独奏大提琴以“朱践耳”三字的“卡腔”音调模拟作为全曲核心要素，彰显并弘扬中国语调的音乐特性，也使该作带有奇异的“自传”色彩；另一乐手用丰富、复杂的打击乐音响层衬托大提琴演奏者的复杂心路，表现力惊人。1999年首演的《第十交响曲》我以为是朱践耳交响曲创作的盖冠顶点。该作品以唐代名家柳宗元的著名散文《江雪》为支撑骨干，在交响乐队中创造性地启用京剧吟唱和古琴这两项极富中国意蕴的音响资源，是一部讴歌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的交响力作。

这十余部交响曲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曲的优秀作品，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交响曲最杰出的典范。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命题、深邃的个人感受和严谨的形式构思，摒弃无病呻吟和故弄玄虚，体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时代、民族、命运和人性的思考。在交响曲创作中，朱践耳始终站在音乐语言发展的前沿阵地，大胆吸收西方20世纪以来的音响语言手段，探索和使用12音无调性技术、音级集合、音色织体写作、原生态音乐引用、预制音乐与现场演奏交融等现代技法，勇敢面对非议，保持不妥协的“先锋”姿态。他的创作从来没有唯“形式”“技法”为上，而是立足内容表达，体现中国气派与个人追求。在具体处理上，他尤其注重音乐表达口吻与中国语言语调的紧密关联，并通过深入吸收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的养料，最终达到中西音乐和文化的深度融合。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中国交响曲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创作？

杨燕迪：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交响曲创作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困难期。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交响曲因其成本高昂获得支持不够，而“出国潮”也造成青年作曲家群体纷纷走出国门。进入21世纪以后境况有所好转，随着社会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包括新潮作曲家纷纷重回国内舞台发展，使中国交响曲创作再次进入高潮。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上海大剧院2018-19演出季发布，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芭蕾舞剧《堂·吉珂德》《天鹅湖》《睡美人》、音乐戏剧《茶花女》《冬之旅》、原版音乐剧《摇滚学校》……149台近300场演出涵盖歌剧、芭蕾、交响、戏剧、戏曲等各艺术门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上海大剧院还将首度推出户外歌剧《魔笛》。这部莫扎特的名作由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届时这部被称为“魔都版”的《魔笛》，将在歌剧院场景中展现更多上海的城市风貌，让西方经典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的新标识。

去年4月，由汉堡国家歌剧院全新制作的《魔笛》首演，第二年就能引进来沪联合制作，以全新面貌与中国观众见面，用“新鲜出炉”形容并不过分。不过，这部《魔笛》并非恢宏巨制，而是为吸引青少年观众、引领他们走进歌剧大门而制作的。故事着重描写了塔米诺、帕米娜和帕帕吉娜三者的关系，围绕爱与友谊这个话题展开。此外，由于移师户外，过去的室内华丽实体布景也变成了多媒体，视频中不少场景还是当地的地标建筑风景。这样不仅更加贴近青少年所接触的世界，增加亲近感，也凸显了本土生活元素，展现城市风貌。该剧此番在上海演出，也将以这样的形式展开，和我们身处同一时代的塔米诺，身着现代服装，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城市里迷路了，一路探寻中，他将逐步找到自己的存在，这样的故事配合着主创专为“魔都版”打造的场景，令人充满期待。

愿意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把最新作品带到上海，并愿与上海观众度身打造的不只是汉堡国家歌剧院。今年3月在“德国音乐之乡”埃尔夫特刚完成首演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也将于今年9月由著名指挥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执棒，由埃尔夫特刚剧院与上海歌剧院联合制作献演于上海大剧院。《漂泊的荷兰人》首演于1843年，讲述了荷兰人船长乘着他那一艘永远无法停泊的船的传奇旅程。

此外，四部经典芭蕾舞剧同样瞩目。其中三部都来自上海大剧院“老朋友”。时隔12年，“意大利芭蕾舞派的代言人”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携《堂·吉珂德》再度来到上海大剧院。“法兰西芭蕾舞派的名片”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则在14年后来沪上演努里耶夫《天鹅湖》与极具张力的现代芭蕾集萃。五度登台大剧院的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带来最新制作《睡美人》。作品透露着巴洛克式的浪漫情怀，于足尖上塑造一个绚烂的童话世界。而首次到访中国大陆的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在美国舞坛“最具传奇色彩和划时代意义”，带来的多部独幕舞剧都是出自舞团的创始人之一、艺术指导乔治·巴兰钦手笔，是舞团的镇团之作。

聚焦上海本土经典与新作，也是2018-19演出季的重头戏。其中，有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红色文化作品；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汇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将再度续写这部“百年话剧史无法绕过的精品力作”；上海民族乐团首次邀请外国作曲家创作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音乐会，借黄浦江滨江贯通之际，通过讲述外滩故事，展示上海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达了上海城市文化与艺术的紧密融合。上海歌剧院则连推三部民族歌剧新作：《晨钟》《田汉》《风在哪个方向吹》书写红色文化，为英雄奏响颂歌。而已以民乐、戏曲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和传统文化也得到充分展现：上海昆剧团“国宝级”艺术家蔡正仁等京昆名家将上演大剧版昆剧《铁冠图》，根据徐克电影《新龙门客栈》改编，由梅派青衣史依弘主演的同名京剧更是令人期待。

相关链接

## 以音乐戏剧彰显当代演艺的多元视角

在上演一系列经典歌剧、芭蕾舞剧及名团交响音乐会外，上海大剧院此次还引进了多部“音乐戏剧”作品，古典与电影明星参与、多种舞台样式，彰显当代世界艺坛的跨界力量。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国宝级”电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此次她首度涉足舞台剧，将以《曾有一架黑色的钢琴》这部法国香颂女王芭芭拉自述体回忆录为蓝本，与钢琴演奏家合作以表演、演唱、舞蹈等丰富样式融合呈现这位歌手的传奇人生。而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制作的《冬之旅》，则将以黑白意象视觉化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这部经典声乐套曲。演出由被誉为“英国当代最具想象力的剧场导演”妮夏·琼斯与英国著名男高音伊恩·博斯特里奇携手呈现。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的旋律早已耳熟能详，经由当代戏剧代表团体之一巴黎北方剧院重新演绎，将大大加重戏剧色彩，带领观众们走进薇奥莉塔的内心里。



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带来最新制作《睡美人》。（演出方供图）

## 8米长巨型飞艇“悬浮”423米高空 吉卜力官方大展首次登陆中国

■本报记者 吴钰

伴随着《天空之城》的主题曲，8米长的巨型飞艇升上了423米的“高空”，数十个螺旋桨与底部4排划桨的机关缓缓变化，悬浮着庞大物体在玻璃幕墙后的天际线映衬下变幻莫测……日前开幕的《龙猫上映30周年纪念——吉卜力的艺术世界》《天空之城·吉卜力的飞行梦想》展览，曾在日本东京“吉卜力大博览会”上创下50万人“打卡”参观纪录的飞艇，以“升级版”的2.6倍体型空降上海。

此次上海大展，吉卜力工作室还特别挑选了285幅作品相关的艺术画展出，这也是这批艺术品首次走出吉卜力博物馆，在中国内地亮相，让观众深入了解吉卜力工作室各部经典作品的幕后制作过程，感受宫崎骏的细腻匠心。正值经典动画《龙猫》上映30周年，吉卜力官方大展选择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时尚地标登陆，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

上海大剧院二〇一八——二〇一九年演出季发布，一百四十九台近三百场演出照亮人文之城，户外莫扎特歌剧《魔笛》领跑大剧院新演出季

楼环球艺术空间和94楼观光厅向公众开放至10月7日。从少年时代起就满怀对天空的憧憬，让宫崎骏作品中经常描绘飞行场景，主人公乘坐真实或虚构的飞行器上，如飞鸟般自由穿梭。在金融中心94楼展厅内，日夜交替的上海城市风景和电影中的飞行世界奇妙重叠。飞艇还配备了现实世界人类的飞行史，和中国四大发明结合起来，图文并茂地给小朋友上了一堂科技启蒙课。展览面积达2个楼层，以不同的主题展现吉卜力作品的艺术魅力。《千与千寻》《天空之城》《萤火虫之梦》《龙猫》场景中的秘密一一呈现，在“小月和小梅之家”等还原实景中可以与“精灵”邂逅。动画里只有孩子才能看到和乘坐的“猫巴士”，也以毛茸茸的形象可爱登场，还特别加大尺寸让成年人也能乘坐。从日本远道而来的等身高龙猫玩偶、景德镇龙猫茶具套装、天空之城棒球帽……衍生品令粉丝们爱不释手。